



当阳文史

10

92

当阳古今·下

湖北省当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市政协第六次文史工作会议

市政协于1992年4月14日召开第六次文史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文史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前段工作，表彰先进，布置今后工作任务。徐时成主席、阎光福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议的有各工作组组长、乡镇政协联络处主任及文史研究员代表60多人。

本次会议表彰的九一年度优秀文史研究员有：张道清、余德、魏鹤立、杨佑武、敖昌聆、鲍德森。

本次会议表彰的九一年度文史书刊发行先进单位和个人有：半月镇政协联络处、育溪镇政协联络处、胡场乡政协联络处、河溶镇政协联络处、市水泥厂。个人：向培芳。先进文史小组为河溶镇文史小组。

遊音記

今得春香奉一丹此藥終得速起甚佳一同行者為胡君漢氏鄭君若蘭周君佩武及君若
王及新漢氏鄭杜君佳君去病所奏建康縣長司佐元亮也抵香院一齋陽已解相平安所速此
重法者以門通僧計至香齋小住四寺主了餘便回將此行一紙宣卷修名錄并抄卷發傳
過速而過香行過時香人必登臨作一小吟香清萬象獨超一性細而而散赴香海寺行一
此香院現大則見寺前旛矗立一佛龕一牌樓此旛樓有旛舞風而香傳數十覆殿似以水近香
香佛清其狀觀一或偏半一旋轉行將近在旛旛見其千百不同輪奐莊嚴遠甚微其所衍道之
力可觀同者若無此邊已迤其基既入香海寺中同遊者約無所適信以香人必全服威中
香無什其意觀者如是可重地無有地乎佛項當時他即問未有分安在手一佛而空居清白如蓮
教大者千十位無此作將者耳即問香法注何身院深其形亦此化也靈消乃至此神中乃
香通之十位佛公法法何香謹按觀香中云西見香閣如影香色既乃路至香海寺就香了後進
時許至佛現其法令人喜也香蓮去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孫大德

原祐珍藏淨土普
善陀天勝照相

普陀山小志

塵空編述

概說

关于孙中山的这帧墨宝

周天祐

1916年(民国五年)8月,孙中山先生游览普陀山后,曾写下一篇《游普陀志奇》的短文。30年后,将这帧墨宝最先公诸于世的,却是玉泉寺和尚尘空。

尘空(1908—1979),俗名王宗义,1918年正月在当阳玉泉寺福惠法师座下受戒,1929年考入武昌佛学院并拜识太虚大师,尔后在北京柏林寺深造,随太虚编辑《海潮音》。尘空一生著述颇丰。1947年他着手编写《普陀山小志》,亲自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实地调查,在三大寺之一的普济寺客堂,他发现了孙中山先生手书的《游普陀志奇》的原件。此件为纸本墨书,直书十三行,全文如下:

游普陀志奇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赴游普陀山,同行者为朝君汉民、邓君孟頫、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脐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来法源寺沙门遁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了余庵笋。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送予道者。迂迴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欲迟退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过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

仙葩组锦,宝幢舞凤,而奇僧数十,窥其状,似乎来迎客者。踌躇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特行近益瞻然,见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某处矣。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论以为奇不已。余头脑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吻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嗚乎!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頂山,經法雨寺,鐘鼓鏗鏘聲中,急向梵音洞而馳。暮色沉沉,乃歸普濟寺晚餐。了余、遁階,精宣佛理,与之談,令人悠然意遠矣。

民國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孫文志

尘空见到这幅字后,向普济寺方丈借出,在普陀山天胜照相馆翻拍制版,影印到《普陀山小志》一书中。此书曾于1948年6月在上海大法轮书局出版。本来印数有限,又时隔四十余年,今天,这册小志留存者也许是凤毛麟角了。

去年冬,笔者去普陀山,见到了普陀山方丈妙善法师。老法师与尘空是好友,又曾在普陀山与尘空一起闭关(在关房里阅读经书)。当我问起孙中山先生的那帧墨迹原件时,妙善法师说,1966年,普陀山和尚全被扫地出门,恐怕那帧墨宝,不易查找了。现仅将尘空遗物中的这帧孙先生遗著提供出来,以饕读者。

目 录

◁在当阳这片热土上▷

- 彭德怀驻兵当阳玉泉山 孙 侃(辑录) · 1 ·
 王任重与当阳政协 文 仪 · 4 ·
 王群同志在河溶几件事 许庭银整理 · 7 ·
 “韩英”在河溶高唱“洪湖水……” 刘思华 鲁正连 · 13 ·

师 表 选 粹

	温昌金 靳方华 袁立珍 李元陵 李圣江	
	贺顺直 宋实繁 傅心悦 余祥运 周文明 王承亮	
	李志勇尊师重教	· 61 ·
教	李新华热心乡村教育	· 62 ·
	半月职高办学纪实	叶发新 陈耀柱等 · 64 ·
育	当阳职高的教学与硕果	姚大发 · 69 ·
	王店高中的追求与实践	姚家典 · 74 ·
	草埠湖的教育蓬勃发展	刘先文 涂星斌 · 240 ·
春	师表当属赵春珊	王启成 · 78 ·
	忆周栋云同志	周宏道 · 82 ·
秋	建国前参加知识分子集训亲历记	庄汉谋 · 86 ·
	忆当阳教育二、三事	张文华 周宏道 · 90 ·
	师生辛勤育“红梅”	赵华年 张 敏 · 94 ·
	国乓队员来脚东小学辅导打球	刘望义 · 17 ·

教育春秋	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奋力拼搏	周大枚 钱 敏 · 49 ·
	她对学生有颗慈母心	脚东乡文史组 · 97 ·
	群联村舍得为教育投资	袁 峰 鲁正连 · 99 ·
当	当阳籍著名作家任光椿	孙 侃 · 100 ·
阳	我的文学事业起源在当阳	秦廷申 · 19 ·
	八景坡上飞出的“百灵鸟”	孙 侃 · 114 ·
文	用艺术架起友谊的桥梁	文 仪 孙 侃 · 126 ·
	老报人张明一	向 前 · 129 ·
坛	我与摄影的一段机缘	董乐义 · 166 ·
	白须书法家艾庚唐	翟宗法 · 171 ·
	我的艺海生涯	漆文宝 · 173 ·
	肖家坤勤奋笔耕四十年	罗春煊 王先进 · 179 ·
文苑	当阳文化工作回顾	刘宗绪 · 108 ·
	市广播电台的前身——收音站	文士辛 · 142 ·
文苑	回顾《当阳报》	文士辛 · 145 ·
	兴文强文之路	周洪恩 · 149 ·
文苑	十年改革潮中的当阳市图书馆	田家福 · 154 ·
	当阳城关镇业余剧团回顾	简隆云 · 182 ·
文苑	揭开群文研究的大门	贺大京 · 187 ·
	从事民间艺术工作纪略	李 云 · 191 ·
文苑	扬名《人民日报》的桃园幻灯	曹良柱 · 197 ·
	当阳小戏参加全省文艺盛会记	石鉴恭 · 201 ·

峥嵘岁月	当阳化肥厂始建亲历记	张天锡 · 203 ·
	回忆当阳卷烟厂的初创	王炳南 · 207 ·
	当阳丝织厂九彩被面诞生经过	陈于政 · 210 ·
	民耀酒厂创业记	高传会 严开金等 · 216 ·
百业纵横	六十三载从商经历录(上)	彭延林 余 德 · 219 ·
	我记忆中的名中医王荣东	杨和钦 · 225 ·
	一封关键信的送达	罗恒斋 · 229 ·
订正补遗	对当阳水利建设史料的补遗	瞿鹤翔 · 231 ·
	对朱绍裔一段史实的质疑	刘思华 · 237 ·
补白	当阳市政协第六次文史工作会议	封二
	当阳市文联第一届委员会名单	封三

彭德怀驻兵当阳玉泉山

孙 侃 （辑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当年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曾在当阳玉泉山驻过兵，并在这里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其史料确凿。

那是1926年冬，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的彭德怀，曾率领部队驻扎当阳玉泉山的关帝庙。居住在玉泉寺附近的古稀老人王太海，过去曾回忆说：“当时那些兵穿的灰色衣服，戴大沿帽，不扫扰老百姓，与辫子兵（指清兵）的把总们不同。”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载：“武昌守敌投降后，第一师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我团驻汉阳数日，即经孝感向当阳前进。第一师到达当阳城时，据报吴佩孚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周磐派我率部前去进占玉泉山截击逃敌……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

当年战情紧急，彭德怀没有闲情逸致参观千年古刹玉泉寺，但这次玉泉山驻兵，彭德怀在政治思想上却受到了该师政治部秘书长、我党早期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段德昌同志的启蒙教育。彭德怀同志晚年在《往事回忆》中说：“我最幸运

的是认识了段德昌同志。他经常送给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他多次给我介绍了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和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段的这些革命思想，对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又通过我向秘密的士兵组织进行教育。”（彭德怀：《往事回忆》载《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三期）。

彭德怀在玉泉山与段德昌的那次谈话是很有趣的。《彭德怀自述》载：“我和段德昌同志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能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这里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某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该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湘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那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彭德怀在玉泉山驻兵虽然只有一夜，但这一夜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段德昌同志的一次深刻而系统的长谈，“受益不少”。以后于十二月下旬，彭德怀及其所部到达宜昌城。在宜昌，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具有进步倾向的士兵秘密组织“救贫会”会员大会。“后来，在段德昌同志的影响和教育下，‘救贫会’的目标逐渐明确、远大起来，其领导人彭德怀同志更是确立了‘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高尚信念。”（《宜昌市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2期）

综观上述，彭德怀在玉泉山与段德昌那次系统的长谈，对奠定彭德怀追求共产主义真理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的。因此，彭德怀在玉泉山驻兵的史迹不仅为玉泉山增添了光彩，也是值得当阳人民引以自豪和怀念的。

王任重与当阳政协

●文 仪

3月16日晚，我们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惊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不幸逝世，无不万分悲痛。回想王任重副主席生前视察当阳政协的情景，更是心情沉重，感慨万千。

那是1990年6月1日，王任重副主席由省委书记关广富、地委书记艾光忠、市委书记郑广玉、市政协主席徐时成等陪同视察玉泉寺后，来到当阳宾馆，不顾一路旅途劳累，便听取了徐时成关于市政协工作的简要汇报。当听到市政协文史工作自85年以来累计征集文史资料400多万字，编辑出版发行《当阳文史》8辑8万余册，并受到省地政协的充分肯定时，王副主席频频点头表示赞赏。徐时成提出请王副主席为《当阳文史》和《当阳政协通讯》题写刊名，王副主席欣然应允：“行，中午休息一下就写。”

中午进餐时，王副主席询问起任祖雄的情况，表示要见他。任祖雄是县政协一、二届委员、湖北省六十年代的特等劳模、全国人大第三、五届代表。徐时成急忙安排专车将任祖雄从慈化镇接到当阳宾馆，同时还通知了当年因“跑马车子化”闻名的市政协委员张天高。两位委员来到当阳宾馆，心情非常激动。当年，任祖雄任群益大队党支部书记，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他们的经验被省委编成《堡垒》一书，

在全省发行推广。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亲自为该书作序，盛赞“群益大队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牢牢守住了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从此，任祖雄和王任重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没想到事隔数十年，王任重同志仍然惦记着他，怎不令这位泥腿子政协委员激动万分呢？

下午3时，任祖雄、张天高来到王任重同志休息的房间。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王任重同志一见任祖雄进房，就迎上前握住他的手，请他在自己的右边坐下。艾光忠见王任重同志对张天高似乎有点陌生，忙上前介绍说：“这位是当年闻名全国的跑马车子化的带头人张天高”。王任重同志一听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头连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又把张天高拉到自己的左边坐下，王任重同志亲自为任祖雄、张天高一人剥了一个香蕉递给他们，并询问任祖雄“你们村的‘堡垒’现在怎样？有集体企业没有？”任祖雄回答说：群益村党支部现有7名支委、90名党员，在评处中，全体党员个个合格；村里办了五个较大的企业，89年全村总产值580万元，人平纯收入802元。王任重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好水平，好水平！”末了，王任重同志又和任、张单独合影留念，并问任祖雄：满不满意？”任说：“满意，太满意了！”

下午3时30分，王任重同志来到一号楼休息厅。工作人员早已摆好桌子，铺上毯子，摆上笔、墨、纸、砚，静候王任重同志到来，摄影记者各自抢占有利角度，准备拍下这珍贵的瞬间。只见王任重同志来到桌前，拿起毛笔，问紧随身边的郑广玉、徐时成：“你们想写什么？”徐时成忙将拟好的字条递给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同志细看了一遍，然后凝神运气，握笔对着宣纸临空比划一阵后，才正式蘸墨书写。只

见他挥毫泼墨，运笔自如，一气呵成。王任重同志首先为市政协题写了“当阳文苑”和“当阳政协通讯”刊名，接着又为市委题词：“振长坂雄风，兴当阳伟业。”这时市委宣传、统战部等单位的同志也纷纷要求王任重同志题字。当时天气闷热，厅内人员众多，又无空调设备，加上数支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更增加了厅内的温度。任重同志已是73岁的高龄，刚刚接见过任祖雄等，又接着题字，很有点疲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好拦住他不让他再题字了。王任重同志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拦，他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他们难得请我一次，就让我满足他们的要求吧！”说完又一口气题写了“古城之星”、“神奇的沮漳河”、“当阳博物馆”、“钟楼”、“鼓楼”等5幅字。写最后一幅字时，只见王任重同志的手微微发抖，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

下午4时，王任重及陪同的省、地负责同志与当阳市的党政负责人在休息厅合影留念，然后前往荆州。上车前，王任重同志依依不舍地对郑、徐、任、张等人说：“湖北是我工作过多年的地方，当阳我62年也来过，现在是故地重游，格外亲切啊！”大家请王任重同志保重身体，希望老首长能再来湖北、再来当阳。

王任重同志走了。虽然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亲切关怀我们将永远铭记心间。

王群同志在河溶的几件事

郑师华 周培善 钱国翠〔口述〕

许庭银〔整理〕

王群同志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在我们河溶镇前进村蹲点工作，前后近四年时间。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体察民情；工作雷厉风行，处事干脆果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如今回顾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撤 哨

一九七二年初冬，寒风“呼呼”地刮着，冷得人们不时地跺着脚。日上三竿时，一辆北京牌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奔来，停在了我们村委会的门前。车子还未停稳，便从车上奔下来几个军人，迅速地在村民委员会门前布岗，十分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树木、房舍。不一会，又从车上走下来一个魁梧健壮的军人。他双鬓斑白，面露笑容，迈着坚实的步伐。我们出门一看，见是宜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群同志。他步下车来，见随行人员四面散开，如临大敌，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警卫员小陈答道：“为了您的安全呀！”“乱弹琴！”他说着，脸上露出来温色，连声音也提高了一倍：“同志，我们现在不是到前方同敌人作战，是来与基层的同志们实行‘三同’的！”说完，大踏步地走进了村民委员会的大门。随行人员见王群同志这

样，便撒了哨，随在他后面走去。

这时，村民委员会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党支部会议，坐得满满的。人们见王群同志进屋，又惊又喜，纷纷站起身来让座。王群同志笑容满面地说：“不要讲客气，你们继续听吧，我今天是‘听匠’，是专门来听会的。”说着，十分随便地往门槛上一坐，聚精会神地听起会来。

栽 秧 田 中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火辣辣的太阳将栽秧田里的水烤得滚烫，在我们村办学校旁的一块秧田里，秧歌声此起彼落。王群同志弓着腰，手提秧把栽得十分带劲，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他那花白色的鬓角往下滚。这时，村里的孤寡老人周习公从田埂上走过，关切地问：“老王，栽得腰疼不疼啦？”王群同志直起腰，乐哈哈地说：“不疼，不疼呵！”说着，又弓下腰去，“扑冬，扑冬”地栽了起来。

不一会，王群同志赶上了郑宗清、黄国敬几个年轻人，便与他们边栽秧边聊了起来：“小伙子们，累不累呀？”他们说：“不累。”说着，又道：“不过——”王群同志忙问：“不过什么？”郑宗清说：“在田里劳动时很热闹，蛮快活，一回到家里，就无着落”。王群同志又问：“你们有什么想法吗？”青年们齐声说：“我们想看书。”“好，很好！”王群同志大声地赞道。

太阳当顶，栽秧的人们收工了。王群同志走到秧田埂上，没来得及洗掉腿上的泥巴，便从口袋里掏出纸和钢笔，“刷刷”地写了一会，递给警卫员小陈说：“吃过午饭，你回宜昌去，把这些书买来。”

当天傍晚，小陈与司机从宜昌回来了，他们按照王群同

志的吩咐，买来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水浒传》、农业科技丛书等。王群同志接过书，亲手递到青年们的手中。如今，十八个春秋过去了，这些书籍还珍藏在郑宗清等人的书柜中。

吃“团子”

一天，青年钱国翠家用糯米做了一些“团子”，钱妈妈要国翠去请王群同志到家中吃团子。国翠来到王群同志住处，对他说：“王书记，我妈用糯米做了一些团子，想请您去尝尝。”停停又说：“只是没有肉，用淹菜做的馅子，怕你不喜欢吃。”王群同志一听，高兴地说：“我最喜欢吃淹菜团子。”便随着她来到了钱家。

钱妈妈将糯米团子端上桌来，王群同志指着团子冲国翠的弟妹问：“你们喜欢不喜欢吃呀？”他俩说：“不喜欢吃。”王群同志闻言眉头一耸，又问：“怎么不喜欢吃呀？”二人答：“团子里面的馅子是用淹菜做的，没有肉，不好吃。”说完，他俩又问：“您呢？”王群同志答：“我呀，特别喜欢吃用淹菜做馅的团子呢！”“哦？！”小伙伴们同时一愣。王群同志说：“提起我的这个爱好呀，还有一个故事呢！”他俩听说有故事，都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王群同志。王群同志说：“战争年代，一次我奉命侦察敌情，遇见日本鬼子清乡，便在一个堡垒户家中的地洞里蹲了一整天。天黑时，敌人撤走了，我才从地洞出来，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堡垒户说：‘小王同志，吃的东西都叫敌人抢走了，只剩下了一坛淹菜，你就吃些子长点儿力气吧’，我闻言，便用只碗从坛子中盛了一碗淹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说来也怪，觉得淹菜是那么有味道。堡垒户见我吃得津津有味，忙

调过头去，难过得流下泪水。从此以后，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便觉得吃糠也香，咽菜也甜。”说完，轻轻地叹了口气，伸手从桌面上抓起来一个腌菜团子，就要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就在这时，警卫员小陈走进屋来，将一封电报递给了王群同志，他一看，忙站起身来，充满歉意地说：“曾司令员到宜昌市了，我要马上赶回去。今日吃不完罗！”说完十分遗憾地大踏步地走出门去。

拍 案 而 起

一九七三年年终时节，我们村在村委会门前的操场上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到会的人十分踊跃，黑鸦鸦地坐了一操场。村财经主任正在传达上级的有关精神。他说：“上级要求我们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狠抓阶级斗争，认真学习宣传‘三香’节约闹革命的先进事迹，坚定不移地按照六六—一五的分配政策办事。”在场的干部群众一个个听得勾起了脑壳。

“冬！”王群同志听到这里，一拳捶在面前的桌子上。他站起身，大声道：“什么三香？粮食产量上不去，光会节约有什么用？六六—一五的政策怎么不能破？”接着，他将手一挥，又道：“眼下，我们就是要横下一条心，拼出一条命，下死决心把农业搞上去。”

于是，根据王群同志的指示，村支委即刻召开会议，将会议的主题由宣传节约转移到将农业生产搞上去，研究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啪，啪……”会议结束时，近两千名干部群众抬起了头，将巴掌拍得震天响。

第二天，寒风阵阵，大雪纷飞。按照昨天会议上制定的